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十一

南菁書院

易圖明辨五

德清胡渭東樵著

啟蒙圖書

西山蔡氏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旣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旣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

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

右見易學啟蒙注季通爲朱子起藁故不敢列己說爲正文然朱子河圖洛書之象數實由季通而定初劉牧以四十有五爲河圖五十有五爲洛書實龍圖之本象而季通以爲牧之所易置至此乃復其舊目引關邵以相證今按關易明係僞書不可以爲據而邵子圓星方土之論其意別有所在未嘗以五十有五爲河圖也謹列其說如左明者幸垂察焉

關子明易傳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爲離奇以爲巽全八之三以爲震奇以爲艮全六之三以爲坎奇以爲乾全九之三以爲兌奇以爲坤正者全其位隅者盡其畫

此與鉤隱四象生八卦同

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

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後聖稽之爲三象一四七

爲天生之數二五八爲地育之數三六九爲人資之數

邯鄲書目

宋皇祐中李淑撰

關子明易傳一卷唐趙蕤注魏孝文使

并州刺史王虬與子明著疑筮論數十篇蕤云亡篇過半今

無能詮次但隨文解義庶學者觸類而長阮逸詮次刊正洞

極元經傳五卷

逸字天隱宋仁宗時人

關子明以生育資爲傳以釋其

蘊爲經論十一篇

玉海云子明易傳卜百年義第一次以統言易義大衍乾坤策應虛闡闢理性時變

動靜神義終於
雜義第十一

又爲圖以序其象文中子錄子明事太和末
穆公與談易言於孝文帝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子明曰乾
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
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
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

晁氏讀書志曰關子明易傳一卷魏關朗撰李邕鄆始著之
目王通贊易蓋宗此也

後山叢談曰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問
對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朱子語類鄒浩問李壽翁椿最好關子明易先生曰是阮逸
僞作陳無已集說得分明

姚氏曰世所傳關子明洞極經亦言河圖洛書如劉氏說而兩易之以五方者爲圖九宮者爲書按唐李鼎祚易解盡備前世諸儒之說獨無關氏至本朝阮逸始僞作洞極經見於後山叢談則關亦不足爲證矣

見周易玩辭

雷氏易圖通變曰楊

次公自著洞極經託名於關子明

渭按楊傑字次公元豐中與范鎮論樂洞極經果爲

傑所撰則又出阮逸之後恐非

如其敘本篇稱子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

左九右聖人觀之以畫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爲離奇以爲巽全八之三以爲艮奇以爲艮全六之三以爲坎奇以爲乾全九之三以爲兌奇以爲坤正者全其位隅者盡其畫而謂四象生八卦此謬之尤者乾坤相索而生六子今爲男女者反能生父母之卦耶

文中子中說三卷隨王通之門人共集其語爲是書而晁氏摘其三事以爲可疑其一則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十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是以知其妄也程子謂王通隱君子當時有些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亦以爲然王氏揮塵錄直以爲阮逸僞作今按中說宋有阮逸龔鼎臣二本其文多異關子明事蓋逸所傳會與洞極經論總出一手彼此扶同以欺天下後世也

宋仁宗朝劉牧著易數鉤隱以九宮爲河圖五合爲洛書其學盛行於世同時有阮逸者陰欲排之乃撰關子明易

傳而兩易其名季通不察以爲眞古書也遂引爲圖十書
九之證季通無論已獨怪朱子素斥龍圖爲假書又據後
山叢談深信關易爲阮逸所造而於此則曲從季通之說
何也蓋自漢魏以來言河圖者皆主乾鑿度參同契而此
獨根柢大傳五十有五之數其據地尊而取義正也然河
圖久已無傳不知其形象若何而強以五十五數當之大
傳旣無明文古注亦無可考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之位不
見於經天生地成奇白偶黑之點非易所有至其所以則
之者謂伏羲生四正之餘數以成四隅之卦畫支離舛錯
全無義理藉令此書眞出於古猶不可據以說經而況明
明爲阮逸之僞作乎且此數但可以生蓍而不可以畫卦

九與十何擇焉

范諤昌大易源流言龍馬負圖出河羲皇窮天人之際重
定五行生成之數地上八卦之體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
三正東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
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於未乃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矣雷氏云正今圖所傳有四方而無四維者也關子明之
河圖實本諸此然諤昌但謂伏羲據龍圖以重定五行之
數八卦之體有如此者未嘗直指此爲河出之圖也故劉
牧鉤隱仍以九爲圖而十爲書僞關易竊其義遂以七前
六後八左九右爲河圖之文人皆知其書之出於阮逸而
不知其數之本乎諤昌也

邵子觀物外篇曰圓者星也厯紀之數其肇於此乎

易學啟蒙注云厯法

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厯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厯紀也按此說出唐一行厯本議

方者土也畫州

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

啟蒙注云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以畫州井地也

蓋圓者河圖

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啟蒙引此段遺後四句殊爲疏謬

朱子語類曰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爲剛二偶故爲柔二中

者五六也五者十千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九與十也閏餘

之法以十九歲爲一章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爲河圖耳又

曰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又曰

河圖旣無那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爲圓矣方者土也方者

洛書之文言畫州井地之所依倣而作者也書禹貢禹別九

州冀北揚南青東梁西兗東北雍西北徐東南荆西南豫中也孟子言周家井地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皆法洛書之九數也

鶴山魏氏了翁題司馬子已易圖曰涑水司馬叔原覃思易理之學著已易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說辨析甚詳叔原從之乃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今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尙有疑乎此也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

主子嘗以乾鑿度乃張平子傳所戴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
卽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紹定
四年書

靜修劉氏因河圖洛書辨曰邵子但言方圓之象而不指九
十之數若以象觀之則九又圓於十矣且其所謂方圓而前
後乎此者不過指陰陽剛柔奇偶而已在此則星少陽而土
少柔其偶者固當爲方而爲陰奇者固宜爲圓而爲陽矣

邵子之於圖書言方圓而不言九十蔡季通以圓星爲十
爲圖方土爲九爲書而朱子從之謂河圖無四隅比洛書
便圓魏華父則以爲九圓而十方劉夢吉亦云九圓於十
蓋皆以九爲圖說者以爲物有八隅必作圓形九宮是也

物止四面必成方形五合是也魏說較長以理言之誠有
然者若摹寫爲奇白偶黑纍纍貫珠之狀則九亦可觚稜
之以爲方十亦可彎環之以爲圓安見九必圓而十必方
平方圓之或九或十終無定論而邵子埒之以星土固有
所自來其數可考而知也友人徐敬可嘗謂余曰觀物外
篇所謂圓星方土乃論積數自然之理非論圖書也連上
文讀之卽明朱子斷章取義載之啟蒙遂不可解而引一
行二始二中二終之說以釋厯數肇於圓星之義殊爲牽
強今按此之上文曰天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方
之數起一而積八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也六者常以六
變八者常以八變而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又曰

圓者六變六六而進之故六十變而三百六十矣方者八變故八八而成六十四矣陽主進是以進之爲六十矣爲後繼以圓星方土之說玩其辭旨蓋積數自然之理凡以七圓物相聚必以一爲心而環之以六☉此形是起一而積六也凡以九方物相聚必以一爲心而圍之以八田此形是起一而積八也凡以十二方物相聚必以四爲心而圍之以十二也田此形是起四而積十二也圓者聚七之形如眾星之麗乎天以六變而爲三十六進之極於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得氣朔盈虛之中而星於是乎一周是爲治麻之本故曰麻紀之數肇於此二始二終曷與乎方者聚九之形象九州亦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象也變之則爲

聚十六之形象四邑爲邱邱容十六井又加兩圍共六十
四乃四邱爲甸之象甸容六十四井更進而四甸爲縣縣
容六十四邑更進而四縣爲都都容六十四邱皆所謂八
八而成六十四也故曰畫州井地之法放於此也更推而
廣之古有河圖亦圓體也義文因之以造易則圓星之類
也古有洛書亦方體也禹箕敘之以作範而方土之類也
此不過因論方圓之積數而牽綴及之不專爲圖書而發
方九猶可言彼圓則何以知其爲九與十也哉其下文則
曰蓍數不以六而以七何也并其餘分也去其餘分則六
故策數三十六也是以五十者六十四卦閏歲之策也其
用四十有九六十四卦一歲之策也歸奇掛一猶一歲之

閏也卦直去四者何也天變而地效之是以蓍去一則卦去四也又曰蓍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然則天圓主蓍地方主卦蓍數以七相乘則爲四十九以六相乘則爲三十六無九位四十有五之數卦數以八相乘爲六十四去其四則爲六十亦無十位五十有五之數竊意邵子所指爲河圖者卽希夷先天太極一圈之形故謂之圓與關朗之河圖全無交涉其所指爲洛書者卽九宮之形中起一而外積八故謂之方此則與關朗闇合而其所以爲方之意季通亦未之識也故漫引以爲圖十書九之證後來憤憤茲特爲一闡明之

朱子答劉君房書曰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
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未
免有剩語觀此言知季通代斲不中繩墨文公晚年亦深
悔之但未及改削耳而近代諸儒奉啟蒙爲不刊之書不
亦過乎

蔡氏河圖

